新中國電影的八

對香港觀衆來說，大陸電影在八〇年後是一個重認的新階段。這幾年來在港公映過的影片如『天雲山傳奇』、『傷逝』、『原野』、『牧馬人』、『駱駝祥子』、『城南舊事』、『茶館』、『人到中年』及『黃土地』等，都先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中國許多電影藝術家，包括編劇、導演、演員、攝影、美術和音樂設計，都作出多方面的嘗試和探索，力圖使自己的藝術創造獲得新的內容。如果把這種發展趨勢作一個簡單的概括，可以說題材上有新的開拓，思想上有新的發展，藝術上有新的探索；而中共對電影事業已容忍有限度的反省檢討，在創作上提供了彈性較大的條件，一個新局面正在蛻變過程中慢慢地明朗起來。

題材突破

國內近年所拍的電影，題材的選取面已較廣濶，大致可分爲四類：（一）改編小說，如『傷逝』、（二）反映政治和現實生活，如『血總是熱的』、（三）歷史傳奇，如『西安事變』，（四）軍事生活，如『衞國軍魂』。這和過去的「三突出」、「歌頌工農兵英雄」等所謂創作原則作徹底的決裂，其中尤以揭露四人幫時期的悲慘故事爲題材的最受歡迎，這種電影被稱爲「傷痕電影」，其靈感可能來自四人幫倒台後不久流行起來的所謂「傷痕文學」。

（一）政治問題

『巴山夜雨』所要刻劃的是文革的辛酸。內容描述一個死硬派紅衞兵，怎樣從她的老古派政治犯人上得到反省，重拾她曾踐踏過的人性，放棄活在仇恨和恐慌中，由此歸結文革是必須反省的；我中華民族經歷了這麼大的浩刼，如果還不懂得反省就太可怕了。但它畢竟是昨日已發生的問題，屬於歷史的回顧。『天雲山傳奇』的內容是蕩氣迴腸的多角戀愛，刻劃的是因統治者的錯誤和人性的軟弱而造成的痛苦，毫不忌諱地描寫四人幫倒台之後仍然存在的官僚主義，面對了今日中國的問題。好大胆的題材

（二）社會問題

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電影已能大胆具體地批判當前的社會問題，揭露今天的中國仍然存在許多進步的障礙，制度上長期積累的官僚、頑固、落後的問題。在『人到中年』中，描寫一個女醫生，爲了貢獻于國家和人民，把自己、丈夫、兒女都放於次要地位，不辭勞苦，忍受與她的付出毫不相稱的收入所帶來的生活壓力，從中亦坦率地指出了現今國內種種社會問題。影片拍得這樣大胆、誠懇和痛切，眞令人佩服這份誠意，比起香港和台灣的社會問題電影，更見可觀和有深度。

然而大陸電影界拍攝貧農經常流於概念化，往往把一切貧苦都歸咎於反動派，到共產黨來臨，就翻身改好了，却沒有眞正客觀地拍出窮根與困境。直至近年，大陸拍了『鄉音』和『黃土地』，才眞切大胆地拍出貧困落後的面貌，開始實事求是。

（三）人性問題

過去，人性、人情，甚至倫理關係的描寫，都是文藝創作（不單是電影）的禁忌。但『如意』一片，却很細膩地描繪了一個校工和滿清「格格」的關係，他們共同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建立了深摯的感情，兩個人的感情關係超越了階級上的差異，令人感到舒暢，溫馨，正是影片在人性方面細膩而深刻的表現。更值得注意的，編導都在刻意描繪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人物個性，乃至他們的苦悶與快樂、惆悵與興奮、孤獨與團聚等很個性化、情緒化的表現，並濃烈地體現了地道的中國味道。

藝術技巧新里程

在四個現代化的呼聲中，中國電影工作者也極願意有所表現，有所建樹。從創作的實踐來看，近年的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力圖創新，嘗試運用所謂「新」的電影語言。

國內導演很自覺地去運用外國的推拉鏡頭，定格、慢鏡、分割畫面，意識流的「閃回」等「新」的電影語言；雖

响和配樂方面，又特別偏愛使用流行的電子音樂。

嘗試創新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必須指出，對某一類電影語言孤立地、機械地、重覆地運用，結果往往只會是弄巧反拙。例如在『天雲山傳奇』中交待故事的手法控制上略嫌生硬，又過多可以取代的旁白和濫用變焦鏡。

從電影表現手法上看來，國內新電影確是出現了太多花巧。他們可能覺得過去的電影在技巧上太單調，而嘗試用一種已經有的，又能夠用得到，而以前又不常用的方法，去拍同一類題材的電影。由此看來，經過文革的文化活動停滯後，現今的導演不單未能掌握到過去的電影技巧，就是在運用電影語言上仍未臻成熟，更談不上風格的培養。（所謂風格，是創作個人內在感情的表現，利用電影語言本身去表達對事物的認識，而不光是以語言去對待劇情。）

不過，在普遍的不成熟作品中，也有幾部值得注意的電影。『原野』是個頗爲突出的例子。故事改編自舞台劇；却充份地電影化，眞正利用鏡頭和剪輯敍事，映像之懾人及處理嚴謹爲大陸片所少見。『原野』的剪輯非常緊張，留下很多「空隙」讓觀衆想像，亦即要求觀衆高度的主動和投入，不留心者可能如墮五里霧中。

另外『黃土地』映像感之強，令人驚嘆，在強烈的中國泥土味中，無疑受過外國電影的影响，效果新奇獨特。一開場是水平線橫移的黃土高原鏡頭，溶接着垂直線遠遠獨行的一個人影，極有先聲奪人之感。更特別的是「黃」片注重人物在畫面上的造型位置，以及同一鏡頭之內，人與人之間的方位對比，有時面對面，有時面對背，有時背對背。這種特殊的構圖關係，在其他大陸片是很少見到的。

『城南舊事』（風格接近散文）是作者回憶童年舊事的作品。節奏頗爲緩慢，戲劇性也並不濃厚，如人物間的衝突不見得強烈，情節的發展也欠缺一種峯迴路轉的感覺，表面看來似乎並不適合改拍電影，但是，導演却成功地保留了原著淡然簡樸的風格，透過優美的畫面，靈巧地運用鏡頭——一片凝境，似在節奏上加上休止符，不搞繁雜的畫面變換，不追求直接的激情，在很多離別或戲劇性高潮上，即把鏡頭拉遠，然後停下數秒，好讓觀衆有呼吸、回味的空間，類似中國傳統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風格，使原著的神髓得以保持。

結語

據名導演謝晉先生所說，現在的中國影片前景是十分樂觀的，在內容方面會走向多元化的路綫。換句話，內容不單只是揭露現實、描寫愛情等題材，而是更多其他的片目，如我們看到的少林寺等功夫；同時也多與其他各地城市，如香港、歐美國家合作，以引進先進的科技和藝術手法，這些都是新的嘗試。

紅旗下的十字架

前言

馬克思主義一向是無神論的，它把宗教比作鴉片。於是，在中國，它與宗教使產生了明顯的對立，特別在文革期間，宗教所受的迫害更是空前的。現就基督教在新中國的生存和掙扎作一報導、分析。

「三自」運動

早於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教會已提出「三自」——「自立、自養、自傳」的口號。當時教會有識之士如誠靜怡、劉廷芳、徐寶謙、吳雷川等人認爲，中國教會在經濟上、人才及物力上應自給自足，不再依賴西方宣教組織的資助。

「三自」教會的產生

一九四九年以後，某些教會人士在政府的支持及鼓勵下，也推動了「自養、自治、自傳」的「三自」運動。如果單從字面上看，除了在字句排列的次序不同之外，內容似無差別。事實上，這兩次「三自」運動在性質上是絕不相同的。

控制手法　幕後的新教皇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自」運動，從功能上來說，可算是政府控制教會，把教會的力量轉爲配合政府政策的一種手段。「三自運動」推行政策之方式有四方面

1. 舉行控訴大會：

控訴大會的目的在打擊不合作份子，使教會群衆清楚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罪惡。即排除「不良份子」及教育群衆。

2. 政治學習：

政治學習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訓練教會中「進步份子」作幹部，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幫助他們領導「三自」運動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爲一般教會領袖作思想指導，學習揭發及自我批評。一般教會組織在召開年會之前，按例必舉行一連串的學習會。

3. 教會組織的統一管理：

「三自」運動推行的一種方式就是把教會、教會刊物、神學院等組織的控制權透過地方「三自」分會，漸漸統一起來，繼而合併，然後關閉其中不活躍的部份。到了一九五二年，這項活動的基本工作已經大致完成，絕大部份的神學院已經合併，很多教會建築物被「徵用」。及至一九五八年，全國教會已全部合併。

4. 重新詮釋基督教教義：

「三自」會透過『天風』週刊對很多基督教基本教義作了新的詮釋。譬如，耶穌談到愛你的仇敵，是指個人的仇敵，而不是人民的敵人（例如帝國主義的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三十年來最大的浩劫，教會所受之災難更是空前。紅衛兵希望徹底「殲滅」宗教，所有教會（包括「三自」教會）被關閉。信徒被毆打、抄家、戴高帽遊街，受精神疲勞轟炸，許多人辛勞至重病而死。

四個現代化 轉折又轉折

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的浩劫終於過去。政治穩實派抬頭，中國踏上了「四化」之路。爲了團結全國人民建設國家，當局對宗教人士和知識份子，採取了較寬容的態度。以往被貶被批的老百姓，開始得到平反。七九年初，教會重開，信徒恢復聚會。

結語 魔鬼與天使

簡單來說，過去三十年來中共施行的宗教政策有兩種：

一種是強硬路線。它的大前提是：宗教信仰與馬列主義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所以務要斬草除根，徹底粉碎宗教。「文革」時期的處理方法就是代表。

另一種政策則較溫和。它並沒有否定宗教與馬列主義的對立性。但它根據歷史唯物論，認定宗教信仰終會自然消失，不用強行消滅。因此，在目前這階段，尊重宗教人士，重整統一戰線、重建國家，算是首要任務。「文革」前後，就是偏向這種政策。

布衣

神州拾趣

爲你鐘情

年近三十而尚未結婚的大男大女，現已成爲大陸的一個社會問題，引起了普遍關注。

今年六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各地青年團，工會和婦聯要關心超齡男女青年的婚事，陳雲書記建議指定一個部門專門抓這項工作。各地婦聯反應熱烈，紛紛開辦婚姻介紹所。

而其中門庭最廣者要算是廣州荔灣區第一所中年婚姻介紹所了。這所由荔灣區婦女聯合會主辦的婚姻介紹所，專門爲三十歲以上的廣州市居民服務，恰好呼應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注大青年婚姻問題的號召。

第一天開業，聞風而至的人不少，有些只屬湊湊熱鬧或問問情況，有些雖想登記，却沒有帶備登記手續必備的：照片二張，戶口簿和工作證。有些證件帶齊了，便坐下來認眞地塡表格。一份登記表，一份查閱咭，要塡起來還不是易事哩，「本人基本情況」據實塡報不難，「家庭簡況」就得仔細推敲，切記不要寫父親的職業，免得有人爲了某父親是幹部而經看中；而最苦煞思量的要算是「所希望對象情況」一欄了。之後便要通過「查咭」來選對象了；一條繩子密密地穿着登記人的登記表，上面有照片，個人情況介紹和對其對象的要求等等。「查咭」者看中了那一份，先估量自己的條件符合對方的要求與否，便上前告訴近門處的工作人員，好等他把自己和對方的名字一併記下，然後會約「她」來看看「他」的登記表，若果滿意了，才安排會面。

中年婚姻介紹所通過舉辦的種種活動給予兩性交往的機會；而其中每逢星期三晚，廣州青年文化宮內青池都舉行「青年之友聯歡晚會」，好等登記者雙方有見面和認識的機會；此外還有市內旅遊，外地旅遊，典型人物座談等活動。介紹所方面只負責安排第一次約見，初相見後，能否繼續交往，就全由他們兩人處理了。通常第一次如談得投契，雙方分別時也會交換地址，自己進行約會的，一旦願意繼續發展感情者，便得告訴介紹所工作人員，把表格拿出來，不讓其他人「查咭」時再選到自己。假若交往一段時間後，雙方分手，便到介紹所把自己的登記表放回原位，又進行一次互相挑選。

現時各婚姻介紹所普遍存在的問題有許多，如男女比例過份懸殊，由十比一至三比一的；又例如外界的觀念往往認爲「蘿底橙」才往介紹所，而事實往登記者亦不乏大專畢業生，父親是幹部，大學教授；亦有容貌端正，外型不差者。而最令小伙子喪氣的是：姑娘一般要求很高，有所謂「三高」：身材高（一點七米以上）、文化技術高（具大專文化），職業地位高（如當教師或幹部……條件定得這麼死，無怪乎「成功率」最高只得百分之十吧了！

無疑，在一個不夠開放的社會裡，婚姻介紹所是撮合姻緣的重要途徑；然而「千里姻緣一線牽」，唯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垃圾山脈

垃圾——似乎已成爲人類文明最大的副產品。而近千萬人口的北京更已被重重垃圾山包圍。市區居民每人每天平均倒出垃圾達兩公斤。近十年來，從城區運到城外的垃圾，堆積起來，相當於十多個景山。隨着物質生活的逐年提高，再過十年，還不知有多少個「新景山」平地而起哩！

在北京街上走，最矚目的是街頭巷尾的垃圾桶，據說，這種有蓋的垃圾桶，全市有兩萬多個。每天出動二百多輛垃圾車串街走巷清理，仍然不敷使用。冬天氣溫低，垃圾不易腐臭，倒還不太難忍。一到夏季，垃圾桶溢出的臭氣，常令人作嘔。

由於沒有垃圾處理場，北京一向的做法是將城內垃圾運往郊區，填滿溝坑，或露置道旁。年積月累，北京的東、北、西部出現了幾千個大、小垃圾山，形成了一條弧狀「山脈」。北郊的立水橋竟有十幾座垃圾山，每座山佔去農田十畝。每年入冬，北風起處，塵土與細菌齊飛，散入北京城，嚴重威脅居民的健康。

其它諸如海淀、昌平、通縣等郊區縣份，由於大片肥田沃土長期鋪墊垃圾，表層土壤已渣土化、垃圾法、無法耕種。

垃圾已構成了嚴重的災害，但北京有關當局竟然拿不出辦法去消除。迄今全北京祇修建了三個垃圾轉運站，一個堆積場。所謂轉運站，是將城區垃圾卸下，然後用卡車運到堆積場。這種原始的處理辦法並不能有效地處理垃圾。倘遇雨雪天，下車無法進出轉運站，垃圾腐爛變質，散發細菌和臭氣，爲害城區居民，茲事體大矣！

這幾年，郊區農民生活水準提高，普遍講究衛生，各郊區紛紛立法，禁止在其轄區內倒垃圾。這樣一來，垃圾車走投無路，不得不求助於「關係學」，靠郊區某些鄉、村的私人關係打游擊式倒「人情垃圾」。

對於此等情況，據聞早就有人提醒過當局注意垃圾問題，但沒有聽到任何反應，連北京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這樣的機構，竟然沒有人負責研究這類問題，實在令人費解。更有甚者，一些主管部門互相推諉，來回扯皮，致使垃圾問題就像其本質一樣，成了垃圾。

據悉，北京有關當局已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但願能早日消除垃圾災害。

華東大監獄

最近，紐約市警察總局副局長莫虎（美藉華人，其父莫自新曾於五〇年「肅反」時被中共鎮壓）在十月十一日參觀了上海市監獄。這是一座很大的監獄，裏面關押着三千四百名不同性質的犯人，據說莫虎參觀之後，對這裏正在值勤的刑警竟不隨身帶手槍覺得詫異，他說：這種情況在紐約簡直不可想像，在紐約的監獄警察不敢不帶手槍，當結束對監獄的訪問時，莫虎在紀念冊上寫了以下的話：「上海市監獄是一個眞正的改造犯人的地方！我希望這些罪犯從這裏走向新的生活。」

「中國新聞社」這段報導意在說明中共對犯人十分人道，他們在監獄裏過着的是正常的生活，絕無暴虐對待的事情發生，總之，中共社會是通體光明的。如果莫虎所說不是應酬話；又如果中共出示的監獄不是預先綵排以供外賓參觀，那麼，對中國犯人（包括中國人民）來說，都實在是值得慶幸的事。

但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人所製造的集中營式殘暴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且不說魏京生「二十世紀的巴斯底獄——秦城一號監獄」中所描繪的囚徒的慘無人道的刑罰——因爲那是「文革」時期的往事。現在談的是一九八三年北京市平步橋監獄的情形，因爲與法國留學生班泰年戀愛而被囚禁的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張淳就是被監禁於此。

張淳在她的自傳「我的悲歡離合」中寫到自己被投入該監獄後的苦難：吃的是「兩個玉米麪窩窩頭，上面乾的都裂了縫」，「一隻灰溜溜的大塑料碗，裏面是漂着幾片發黑的黃瓜的菜湯，菜湯的碗底永遠有一層泥和一層黑煤灰，犯人像狂狗似地被驅使着，拉屎都有警察監視，兩分鐘後他就在外面喊叫催促，有一次張淳在厠所洗衣服，因動作慢了些，女看守乾脆撞上門，把她鎖在黑漆漆遍地屎屎的厠所裏……八三年的北京監獄黑暗如此，二年後的八五年竟光明得如莫虎所描述得那樣，眞箇一日千里！

但是，我仍然希望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橡皮魚

在北京，有一種魚叫做橡皮魚；不要誤會那就是橡皮做的玩具魚，而是一種長得醜陋，味道也不鮮美的魚。每年北京總有一段時間缺乏充足的鮮魚供應，市政當局便勉強找些橡皮魚來充數，聊勝於無。一旦鮮魚恢復供應，橡皮魚就沒有人要吃了。現在中國就有一千萬人苦笑自嘲說：「我們就是橡皮魚」。

文革十年間的「工農兵學員」，憑藉政治地位，當年以又紅又專的資格進入大學唸書。今天，他們在就業和學術水平方面，都讓人歧視，認爲是「水平不足以當大任」。

一個政府總得要有相當教育程度的人負責行政，學術研究等工作。文革十年間沒有「正式」大學畢業生，還得借重這些工農兵學員。他們約有一千萬之衆。

文革後，以往的知識份子不少都平反了。昔日吃香的「又紅又專」的工農兵學員却突然有被清洗出門的危機。目前不動手，祇是「正式」大學生尚未畢業吧了！

牛仔褲

暑假時曾到華東一遊，一條灰綠色的MODERN JEAN令我每有奇遇。

一個清朗早晨，獨自在上海一條不太旺的街頭閒逛，忽然，一個口含幼雪茄，赤膊露肩，頭剪「陸軍裝」；身材略胖的青年，由他的西瓜檔中快步走前來，冒昧地向我搭訕。他操不大清朗的普通話，開口就問：「同志，你這條褲子多少錢呀？」說時眼光一直停在我的褲子上，跟着把頭一抬，眼光向我直迫。一陣莫名的壓迫感，使我面腆地回答：「要港幣數十塊」。他又突然似發現新大陸一般，開始張着喉嚨滔滔不絕，使我無法脫身。他細數兩次偷渡來港的經驗，可惜兩戰皆北，被送回大陸。回來以後不單頭髮被剃個精光，又要罰款，更分別下獄三個月及半年。他一路追問香港的生活情況，甚至查探「萬寶路」的價錢，那種興奮之情，彷彿已忘記自己的頭髮只長回大半吋，正計算他的第三次。

又是踏上歸途的時候，由杭返穗的火車上，這條牛仔褲又引來另一幕奇遇。三十多小時的車程中，坐在我對面的是兩個南下公幹的北方人，他們同樣對它有莫大的興趣。經過大半年的相對，彼此開始熟落；攀談中，話題拉到我的褲子上，他們驚訝地知道它竟值八十多塊錢時，抓抓頭，擦擦腮，接着竟不約而同，老實不客氣的伸手過來探摸它的質地，之後，仍大惑不解地凝視了七、八分鐘，令我登時尷尬不已。

每次與友人談起這些經歷，他們都會捧腹不已，不過，笑聲過後……

陳潔玲 • 陽光

華東一遊有感

日光

火車追趕的是北極星？
飛擦而過是千萬行三株一排的樹
直線是文明的徵兆？
長江不是挺直的，
為啥流了五千多年
還沒把萬噸沙泥沉澱出晶瑩？
百年來頭頂的太陽由紅變白又轉紅
是怎樣的萬熱？
沒法接受你的慢弾
可是
五十個世紀的怒吼　吶喊
總該喊出個結果！
以容納平靜暢靜自居的民族
竟未曾你開鑿出一線開通！

準備江水隨着地球的自轉奔流到哪方？
多瑙河的灵澈亦不住你底十秋功業
密西西比河的滾滾
洗雪不去你底纍纍的傷痕的驕傲
痛快
恒河的深沉何曾耐得住你底未酬壯志？

黃山的路更見縈紆
二萬五千石級
曲折陡斜得不人道
背上二百六十多市斤的挑夫
不比五千年的文化輕省
唏呵唏呵唏　　唏呵唏呵唏
仍只是咫尺十來步
　何時到得了頂？
唔　要相信前進
　不相信也得前進　問
山上的仙人只顧下棋　奏樂　坐禪
聽不見血汗淚相和的挑夫歌？
低沉的歌調太煩人？
　竟投下飛來石　百上加斤
　千上加斤
黃山依然
　不時在迷茫雲海中
逞着曇花一現的艷麗
黃山的神話將世代相承　歷久弥新

愚公不會移黃山，填長江、、
　雖然他傻兮兮活了幾千年……
誰可以！

渡輪上

草

當我踏進那左右搖晃，上下顛簸的船艙時，衝入耳鼓的是那平板而低調的機器聲。這時天氣晦暗起來，霧色迷濛，颯颯寒風與絲絲細雨向小輪圍攏，一番淒清肅刹的景象。然而我喜歡這景象，喜歡得近乎瘋狂。人生原本是這樣低調的。生命線也像海岸線，時而高漲，時而低落……。

坐在身旁的是一群「走在時代尖端」，衣著入時的青少年。他們都燙有一頭蜷曲的頭髮，咀角叨着一口香煙，緩緩的在吞雲吐霧。同時他們吐的當然不單單是「雲霧」，也有嘰哩咕嚕的吟哦，夾雜着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我想這班所謂未來社會的主人翁，人類文明的接棒人，也可算是金玉其外了。

將目光放到海上去，立時發現海中的顏色。其實我很喜愛綠色，更愛隱藏在海中的綠。遠眺港口的海水，却帶着這一股美麗的顏色。誰又會說維多利亞港不美呢？不錯，遠看實在是碧玉綠的海水，但近看的時候，却又會發現是如此這般的污髒——膠袋，汽水罐，油漬及一些不知名的臟物同在綠波上暢泳。現在海中的綠，已變成深沈沈的墨綠了，而「墨」似乎大有打垮「綠」之勢，可能會有一天，我不可以在海中尋找到綠的踪影了。其實，眞美祇應天上有，人間嘛，有的只是似美實醜既陋的幻像。

小輪是朝着一個方向航行，然而船內的人却『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有着不同的目標，懷着各異的心境，朝着自己的方向航行。彼此的距離是多麼的接近，然骨子裏每人的心是那樣的疏遠和隔膜，繫上的是『閒人莫進』的牌子。人啊！人，你是否在互利的情況下才能團結一致？

船繼續航行。兩旁的景物不住的迎近來，又匆匆的退下去，不論是清晰的抑或是朦朧的，總是抓不住。也許我們也活得太倉猝了，根本沒空駐足回望。時間飛逝！既知我們茫然不知有多少光陰餘下讓我們遣使，爭什麼分秒，爭什麼朝夕？這樣有什麼意思？

突然，船在搖晃，把船上的人都弄得左搖右擺，驟地我想起了這個道理，若要站在船上不跌倒，便要穩定脚跟；若要在波濤洶湧，暗流充斥的海面上不被淹沒，使要使勁向前航行。

不知何時霧散開了。我看到茫茫大海依舊與陸地相連，對岸的巍峨建築物——康樂大廈，會議中心，山上的「老襯」亭都看著這海面，看著這叫人驕傲的東方之珠。我眺望著廣濶無限的窮蒼，心想地球雖小，却是擁有許多生命在此繁衍不休；香港在地球上雖小，却有擧足輕重的工商業地位；我站在歷史的直線上，儘管是那麼細小，却並非微不足道；一條線不管有多長，也是由無數小點組成的。

船咆哮著，渾身抽搐著。我知道它要泊岸了。眼前展示的是那熟悉的碼頭。看看四週，山在，水在，天在地在，我在，我還苛求怎樣好的世界？

北京之旅

南畢

十月一日，對了，上月的同日，此刻我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我想起來了——那顛簸的車廂，帶塵的微風，還有，還有那窗外的一匹匹綠絨子，也分不清裏面種着什麼，可是綠得實在可愛。我彷彿又嗅到那迎面衝過來的稻香，充滿了傳統中國的農村氣息。想着想着，離北京又近一點了，好像又踏上那三十小時的火車旅程。

兩夜一日的車程在渴望和幻想的調劑下並沒有想像中的難受。天安門廣場是我們遊覽北京的第一站。也許是太興奮的緣故，寬敞空曠的天安門廣場只是那麼平和地展開就已經教我激動好一陣子；這種感覺在進入故宮時尤爲強烈（廣場不遠處便是故宮）。故宮，好悠久的建築，它紀錄了多少個豐功偉蹟，經歷了多少次激烈的浩刼，而我竟然這樣輕而易舉的走了進去，就從這條建築了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館的大道走進去。現代和古老的距離在空間上是如此接近，我的心却未能適應這急劇的新舊交接，於是進入故宮的一剎那，我按捺不了那激動的心情。

故宮，名符其實地故舊，皇宮神殿，比比皆是；古物文獻，目不暇給。看着這些古物，你會不期然去編織一幕又一幕的歷史故事，叫你發盡思古之幽情。故舊的，褪色的故宮，告訴我這就是歷史，中國的歷史。

故宮留給我的只是進去時的一剎那衝動，蘆溝橋和長城却教我一再回味。到達蘆溝橋是下午四時。兩旁的石獅子有些已經面目全非，它們亦不如我小學課本說的「神態活現」。什麼「盤踞虎伏」，「起立撲殺」，都有點言過其實。再者，橋底早乾涸了，長滿了草，已沒有「中流砥柱，大有英雄氣慨」的神韻。今天的蘆溝橋眞好像「一無是處」了。但在這一派被遺忘、失勢的景象裏，我領會到那份蒼凉荒蕪，這正好與戰

似水流年

陳潔玲

後的蕭條相類似，於是我投入到七七事變後的那段煙火瀰漫的歷史。眞難得，我可以感覺到那種凄清，惶恐，孤寂的感受。我還數過獅子，我邊數着，邊留心獅子的神態。我看到幼獅在大獅子上滾着，蹲着，倚着，好溫馨。中國人傳統溫柔敦厚的情操表露無遺。

長城之旅叫我難忘，同日還遊過定陵。我還記得我把身體貼在定陵地下墓壁時感受到的那份透心的寒冷。我閉上眼睛，彷彿聽見祭祀的樂聲，看見哀傷的臉容，接着一聲巨响，笨重的石門關上了，棺木旁的長明燈不消一刻也熄滅了，漆黑霸佔了整個陵墓，沒有聲音，沒有空氣，沒有光線，只有透心的寒冷。後來，有一天，光芒，空氣，聲音再進入陵墓，然後是，我貼着墓壁做夢，歷史拐了一個彎！

在旅遊車上遠遠看見長城我就巴不得飛上城垣去。遠景中的長城，想有多荒凉有多荒凉，要有多蒼勁有多蒼勁。它就這麼默默伸展向前，綿亙萬里。它好像背負了幾千年中國的憂慮走出來，然後延向二十、三十……世紀，却仍帶着憂患。我踩着了長城的大石，撫摸了長城斑駁的裂痕，長城不再是遙不可及了。長城上非常擠湧，趕趟兒做好漢的都自願吃力往上爬。上呀上呀，汗濕了髮梢，還因爲沒有好好吃過早餐和午飯而產生一點暈眩，可是那種從努力感受出來的自豪和滿足感却更顯得珍貴。告別長城，我帶走了那份自豪，珍藏至現在。

在北京七天，還到過很多古蹟。天壇的簡明潔淨，雍和宮的古樸清優，頤和園的奢華瑰麗，北海公園的山明水秀，都是可堪回味的。我想，我還會到北京，那時，北京和我都成長了，改變了，我也許可以玩味到北京古樸以外的風情。

原諒我的不辭而別，此刻我只想靜靜地獨個兒，期待的是一塊陌生却又染滿我的血和淚的土地，一份眞眞正正屬於我的感覺！

一夜之間，生活竟起了如此的波瀾，教我只懂茫茫然沒思沒想的。窗外是白濛濛的一片——天地萬物譎幻着一層層的變遷，但只要太陽一出來，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踪。唯心底的濃霧却久不消散，疲憊的手猶找不到太陽！

四小時的睡眠是無夢的，或者有，只是已無顏去確辨眞僞了！火車依然馳騁着，窗外的景物轉瞬傾瀉，絲毫沒有半點依戀；那只是車內的情癡一廂情願的想法吧！或許這已不知是第幾列的夜行火車了！

背負着失去靈魂的軀殼，遍踏了祖國宏麗的山河，心底幽幽的吟喊着：「望着海一片，滿懷倦，無淚也無言……浩瀚煙波裏，我懷念，懷念往年。樣貌早改變，處境都變，情懷未變……誰在命裏主宰我，每天掙扎，人海裏面，心中感嘆，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遠纏……」

× × ×

「爲什麼？」

× × ×

心仍在淌着血，然而午夜夢迴之際，心靈彷已隨浮槎乘風歸去——「家」已在聲聲低喚着我；伴着火車夜行中發出一列列凄然的笛鳴——也許——也許「生命的起伏與跌宕就是前路的曲折與迂迴」。

曾經有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　沒有在火熱的喉頭冒起
沉澱在淚水的回憶
矗立于　最崇敬的靜默處

他的照像　也出現于宣傳機器
但一次　又一次　又一次　低頭耕種
教人都忘了他的樣子
沒有人粉飾他的白髮
沒有人數算他底皺紋
一生　消磨在年青人的笑容上
他只剩下　光輝　令我
難以仰視

當我深刻地思索——偉大
掉開紅旗，踢走無綫電視　撕裂那一排排一堆堆的
光明　正確　偉大　舵手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歷史流血不止
殺人仇恨姦淫酷刑破壞成為聖旨——去死吧
見鬼的馬列秀才
在那個瘋人的年代
他
是火海中　一寸綠洲
擠塞了　十萬萬人的希望
安息着　十六萬八千平方里的傷創
我看不見他胸上的勛章
我聽不到他誇空的言諾
我仍不知　在教科書以外他還埋起了幾多的汗水
偉大？　原來
日月交移　萬物滋長———不言不語

曾經有一個名字
一切理想的旗幟
曾經有一個中國人
叫我不拋開一百年的恥辱
當五千年中出現了那一個黑夜
當啜泣飲泣狂哭流涕在無聲的痛苦中變得囂鬧
十億條黑綢臂帶
束成長城的影　牽引星辰墜落
牽引中華兒女站起

曾經　有這樣一位領袖
死了
仍用他的骨灰　回報他的兒女
灰　飄呀飄
（捲入長江浪　擁抱黃水泥）
停在　他祖國的天空
吹到　我家的簷前
明白　沒有一所陵墓埋得住他對我們的祝託
明白　沒有一座水晶棺裝載得下他對民族苦難的担承
明白　我都明白
我拉開心扉
讓那一片泰山重的灰
讓那一分熾烘烘的期望
讓那一根十億人的担
落在　最深　最深深處

華川

《羅師學生》編委會

總編輯 歐偉華
執行編輯 黃日光　李碧琦
助理執編 黃藹珊
秘　書 張志安
財　政 袁敏琪
宣　傳 張淑芬　顧惠芳
美　工 湯世彥　梁廣煒　陳慧賢
社會版 林　芳(主編)　周永儀(副編)
編委：羅美珍　甘燕萍　黃毓鈴　梁幗玲
施君玉　朱瑞强　陳淑儀　高麗娜
李詠秋　李翠儀　古潔鈺
教育版 廖淑嫺(主編)　鍾慧敏(副編)
編委：王寶音　張美賢　張淑美　張玉雯
李綺媚　董麗燕　凌鴻錦　黃玉嬋
張淑芬　毛少芳　阮超文　洪佩雲
周清儀　洪雪儀　羅婉儀
校園版 黃婉燕(主編)　陳玉冰(副編)
編委：蔡玩琴　區淑嫻　方碧燕　梁瑞好
譚潔蓮　胡麗明　連瑞娥　吳惠齡
王笑梅　黎淑玲　龔偉昌　周俊華
韓敏賢　林慧萍　鄭詠儀　王文敏
校園記者：何寶華　鄺美鳳　包玉芳
林麗娜　陳潔玲　司徒瑞英
文化版 李潔玲(主編)　甄月嫦(副編)
編委：余燕芳　陳慧賢　湯世彥　梁廣煒
陳潔玲　俞國洪　郭少冰
封面設計 湯世彥

出版：羅富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編委會
地址：香港沙宣道二十一號
承印：編美文化推廣公司
荃灣南豐中心1042室　Tel:0-4994832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總第七十三期**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
羅師學生
羅宙國教育學院學生會